

好男儿保边疆

■ 刘宏英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倒不是因为大人要给压岁钱,而是因为干部要来我们家拜年。

腊月二十八下午,院子外“哐哐哐,哐哐哐,咚咚咚,咚咚咚……”声音由远而近,“刘大爷,刘大爷,拜早年的来了!”左邻右舍也和我们一样激动,爸爸妈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带着敲锣打鼓的队伍,热热闹闹地来了,将一张奖状大小的“光荣之家”交到我爸手上,同时送来两袋白糖之类的小

礼品……那时的家,房间少而狭窄,我们每年都是在院坝迎接慰问队伍。“过年好!过年好!”送走慰问队伍,我家那面泥巴墙上,就会端端正正又添上一张崭新的“光荣之家”。

听父母说,我两岁时,我那18岁的大哥应征入伍,到了祖国的南海,成了一名光荣驻守海疆的解放军战士。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我的大哥英勇善战,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等战斗中,屡立新功。走出硝烟的大哥提干后,由部

队送去军事院校深造。战火的洗礼和部队的磨练,大哥由一名边远贫寒的农村小伙,逐渐成长为带兵保家卫国的排级、连级、营级军官直至上校团长。

大哥回家探亲,不仅是我家的节日,也是我们那个乡村的节日。曾几何时,每当大哥回来探亲,离家还有一名小孩好奇地跟着解放军叔叔,他们由少而多,到我家院坝时,已经围了一大群。大哥高兴地拿出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分发给那些小孩。孩子们撕开

糖纸,把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舔,那种甜蜜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哥鼓励高中毕业的三哥、初中毕业的二哥报名参军,靠自己的努力勇敢走出乡村。三哥身体素质好,顺利通过体检,如愿到了西藏,成了一名高原军人。而二哥,因出生在困难时期,营养严重缺乏,最终没有通过入伍体检,没能如愿成为一名军人,这成了二哥一生的遗憾。

渴望成为军人的二

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他儿子很小的时候,常给他讲“大爷”的故事,讲“大爷”保卫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英勇,讲大海的辽阔与壮美;讲“三爸”驻守雪域高原的坚强……那年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征兵季,二哥急急忙忙带着儿子去镇武装部报名登记。我的侄儿,终于不负父望,顺利通过了初检和复检,来到云南边关,成为一名坦克技术兵。当我的侄儿穿上军装,我那五音不全的二哥高兴地唱

起了“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并请了三大桌亲朋好友喝酒庆祝。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大哥、三哥、二哥的儿子,如今先后离开部队转业或退伍,但部队的摸爬滚打,良好的作风,铁的纪律,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持续发热发光。

而今,那面贴满“光荣之家”的泥巴墙、老房子早已消失不见,但全家男儿踊跃参军保边疆的“光荣”,却在静好岁月中熠熠闪光。

一份录取通知书

■ 甘武进

那一年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94年的夏天,走出高考考场的我有些垂头丧气,虽然准备了很久,虽然对分数是那么渴望,但事实真的很残酷:我觉得自己考砸了,我这个乡下少年与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越来越远了。

失望万分的我,情绪非常低落。在家待了几天后,与几个同乡一起南下广东打工。几经周折,在宝安三十三区,我以一张高中毕业证的劣势,进入一家刀具厂当了一名普工。在车间的轰隆声中,在那台高高的冲压机前,我戴上防尘口罩,将厚厚的钢板一块块塞进去,在“咣当”“咣当”声中再拿出来时,我开始了打工的日子。

那是种非常不好的体验。白班夜班半个月轮流一次,我刚好上夜班。第一天上班,凭着那股新鲜劲儿和不服输的态度,我与冲压机和平相处,超额完成了规定任务。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与我同时进来的一位员工,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把手弄伤了。相比之下,主管对我刮目相看了:他把我调整到难度系数更高的冲压机上操作了。

这对我是种考验。也许熬过去了,便是另外一片天。我抗拒着内心的一万个不愿意、面对那些机器的一万个不喜欢,拼命安慰自己,想象着以后打工生活的美好。可实际上,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那样的打工生活,就是将日子重复着过,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甚至一年又一年。望不到头,更看不到未来。我苦恼,我失落。下班后,累得不行的我,躺在铁床上一点都不想动。我有些绝望了。

那天下班后,我在保安室外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行字:甘武进,有电报。我怔了怔,走过去,递上厂牌。保安给我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进,你被师专录取,速回。落款的人,是早我一年考上师专的同学远雄。近一个月的劳累消磨了我的激情,让我变成了没有梦想的汉子,可那一行字,却把我的激情重新点燃:我的人生之路将成为另一个模样了。

回到家中,我拿到那张带着油墨香的录取通知书。拿着的那一刻,我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流下泪水,只是静静地看着上面的文字,只喜悦慢慢浸润心头,那种感觉既踏实又美好。原来,我很幸运,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录取了。

那年秋季,我成了一名师范生。毕业后,我当了老师。多年以来,当我的学生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向我报喜时,我常常想起自己,想起那张录取通知书:当年为一位乡下的少年,开启了一扇通往幸福的希望大门。

最佳乘客

■ 马海霞

上周日,我乘坐直达公交车去市图书馆,去得巧,排了个第一,上车后选了个满意的座位坐下,将包放在里面的空座上。

落座后不久,乘客多了起来,车上空座不多了,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大叔朝我走来。我生怕他坐我身旁,忙闭眼装睡,有惊无险,大叔坐在了我身后的空座上。

车快启动时,又上来一位戴太阳帽的男乘客,满车厢只剩我身旁一个空座了,我只好将包拿起,把里座让出。此人清瘦儒雅,看起来比和“眼镜大叔”同座强多了。

车行驶几分钟后,“太阳帽”却开始自言自语,把我吓了一跳,但他并未冒犯我,再说座位都满了,我也无处可躲。正惶恐不安时,身后的“眼镜大叔”悄悄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示意要和我

我换一下座。

救星驾到,我立马起身和“眼镜大叔”换了座。大叔“吨位”大,落座后,像一堵墙将“太阳帽”堵在了里面,我一下有了安全感,虽然“太阳帽”还是一路嘀嘀咕咕,但“眼镜大叔”丝毫不畏惧,竟然坐在一旁打起了呼噜。

车行驶到半路,“太阳帽”突然站起,大声对司机说:“前面路口停一下!”司机边开车边回答:“这是直达车,不能停。”

“太阳帽”一听司机不停车,瞬间恼火,扯着嗓子和司机理论起来,司机坚持途中不能停车,而“太阳帽”不依不饶,说他上车时不知道是直达车,若拉到终点站,他再坐车折回,岂不是多走了冤枉路。

“太阳帽”越说越激动,从座

位猛然站起,推开“眼镜大叔”,径直走到司机近旁,厉声要求停车。看他怒气冲天的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出手拉扯司机,强行让其停车了。

就在此时,“眼镜大叔”快步走到“太阳帽”身边,一把拉住他,和气地跟司机商量:“师傅,我也是到前面路口下车,您看能否停一下?”司机还是拒绝,大叔又问司机:“如果中途停车是不是会被罚款?”司机回答:“是的,不是我不停车,是制度不允许。”

“眼镜大叔”对“太阳帽”说:“兄弟,这样吧,反正还有十几分钟到站,到站后,咱俩打辆车再返回就是了,我单位报销,车费我来付。”

“眼镜大叔”一席话说完,“太阳帽”不再吭声,跟着坐回了原座。



带露的清晨

若琿 摄

丝瓜爬满墙

■ 郭俊

回到妈妈家,已是傍晚,由于刚下了雨的缘故,天空呈现浓浓淡淡的乌青色。在小院信步,周身顿觉爽意自在,眼光很快被满墙的“绿巴掌”吸引了过去。

它们或错落或挨挨挤挤地顺着墙壁向上努力攀爬,而手指粗细的藤蔓上仍然还有零星的水珠。点缀其间、高高低低的花已然关闭,仿佛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还有三两朵悠然落地,不见凄凉,只觉静美,反倒有种“瓜熟蒂落”的自在与坦然。

没想到,越是密集的叶片掩映中越有意料之外的硕果,短约

尺余,长约半米,通体的绿表面又似敷一层粉,愈发显得从容却不张扬,无怪乎大作家季羨林都赞叹:丝瓜是一种有智慧的植物。

晚饭时分,母亲做的丝瓜汤中放了几只虾与几个猪肉丸,又打了鸡蛋花,营养全面,红、黄、绿、白相间,煞是诱人。

夜晚,蝉鸣间隙,听到蟋蟀正在丝瓜架下的墙根轻吟“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

最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与其说是被鸟鸣唤醒,不如说是

让花朵张开的喇叭唤醒的。通体金黄的丝瓜花大朵大朵热热闹闹地开放着,我情不自禁低头轻嗅,似有若无一缕清香。待太阳高照的时候,丝瓜迎着阳光,如同铺设了一面花墙,引来一群蜂蝶在周围起起落落,萦回环绕。正所谓“开帘正恨诗情少,风卷野香迎面来”。其间伸出的须丝虬曲着,仿佛是中国画的写意,看似寥寥几笔,却疏淡相宜。

母亲正在小心翼翼采摘丝瓜,对我说:“丝瓜怎么种怎么长,不怎么费心,你也知道丝瓜

的好处多,等走时给捎带上。”诚如母亲所言,我之见识到丝瓜的重要性是因为丝瓜络。它具有活血通络、利尿通乳的功效,因此在妇女哺乳期间,丝瓜络功不可没。那些日子,母亲在乡野忙碌,往返于城乡,为我提供丝瓜络,用来炖鸽子、炖鸡调理产后身体。

后来,我还喜欢用丝瓜络清理锅具、碗盏。感受光阴如诗,引领我回到幸福的屋檐下,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可以在黄花满墙的丝瓜架旁与母亲说说贴心话。

万年寺三题

■ 沙雁

珙桐花开

白云真白,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
如果生长出翅膀
怕是要飞到云端之上

带电的索道太快。走走,停停
脚下有蚂蚁,一只一只地数着
以及山里人叫做地龙的大蚯蚓
赤条条,面对面。仿佛我们刚刚来到未知世界

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轻盈而缓慢
一日,一载,一生,一万年。千万年的子遗
依然那么素雅的洁白
依然那么飞翔的姿态

陈腐的落叶如经卷。青苔漫过石阶,
也浸染丛林。见证泛黄的旧时光,
也邂逅清白的轮回,或者新生

海拔1020米。无梁砖殿。悬空的庙宇被
一群白鸽簇拥
听风,听雨,听晨钟暮鼓
和朝拜者来时深深,去时浅浅的
足音

蛙声如琴

是琴,是瑟,是洒落在湖面的歌声
绿色衣裙,你是谁家的姑娘
那些年驻守的广浚和尚
是你什么人呢

峨眉半山,适宜冥想。七百多岁的桧楠树欲静
白绫裁成的珙桐风不止。烛火如内心的灯,
照亮更多执著的影子。你在白水池的湖面,
坐井,观天,唱歌,弄弦

晴日一曲,阳光穿透池水见底的纯净
雨中一曲,翠鸟惊动鱼群潜伏的涟漪
白天一曲,草木发芽生趣盎然的自由
夜晚一曲,星辰指引旅人回家的安宁

一曲终了,再奏一曲。万年寺听万壑松
白水池边有知音。唐朝的时候,
李白来了。今天,我也来了
我们都带着一双渴望的耳朵

(注:峨眉山万年寺有白水池,传说是李白听蜀僧广浚弹琴处。当年广浚弹琴时,总有一位绿衣姑娘倚门谛听,其乃弹琴蛙的化身。)

雪芽坊听雨

不是时候,也正是时候。清明连着谷雨
应了烟雨山中的景。沾花带露的雪,
中了文朋诗友的下怀

是坊,更是空中楼阁
苦竹成林,斑竹成景
通道在紫麻、毛栗、竹林间穿梭
最后抵达树上的驿站。我心里横生枝节
也生成了迷路。如果不是下雨,
窗外定有美人凭栏

琵琶低语。我在室内
樱桃、瓜子、糕点、熏香……
点缀了青花瓷。主人、客人、男人、女人……
有一句。没一句。
各自思绪只在水中,变成滋味
纷纷舒展

杯子空了。像雪芽坊的名字一样
一只青花瓷的袖口
斟满峨眉眉间的秀色。我看看屋里,
再看看窗外。平添
感动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